

毛

詩

原

解

毛詩原解卷二十四

魚藻之什

此什終篇故十有四

魚在在藻有頌焚其首王在在鎬豈凱樂飲酒○魚
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叶○魚在在藻
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羅其居

古序曰魚藻刺幽王也毛公曰言萬物失其性王居
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朱子
改爲天子燕諸侯而諸侯美天子之詩非也本刺幽
王逸樂不恤其民而毛云思武王者以詩有鎬京云

爾此類宋子詆爲陋而毛之得解正惟此蓋旣云在
鑄則雖謂之思武王也不亦可乎○一章水深則魚樂
今魚何在方在藻中水淺故見藻魚困淺水露其頸
然之大首民生窮蹙何以異此王今何在方在鑄京
豈樂飲酒民旣困矣君能獨樂乎今之在鑄京者非
昔之在鑄京者矣二章魚在藻見其莘然長尾民
生日蹙何異此而王方在鑄京飲酒樂豈昔之在鑄
者其然乎三章魚之在藻猶水也今依于其蒲蒲
生岸邊依蒲則水愈淺生愈蹙矣王今在鑄那然安
居容知民之失所乎○頌大首貌莘尾長貌那安貌

○魚藻三章章四句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予與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

牡叶

又何予之玄袞及黼○感必沸

弗檻滅泉

草叶言采其芹

勤叶

君子來朝言觀其旂

叶琴

其旂淠淠

警鸞

聲嚙嚙載驂載駟君子所届

計叶

○赤芾弗在股邪幅在

下叶彼交匪紓

叶杵

天子所予

與叶

樂只君子天子命

明叶

樂只君子福祚申之

○叶

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

殿天子之邦

平叶華

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左右亦是

率從

○叶汎汎

揚舟绋弗纏離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

樂只君子福祿臘

皮叶尼

之優哉游哉亦是矣

古序曰采菽刺幽王也毛公曰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朱子改爲天子答魚藻非也蓼蕭湛露先王所以親諸侯雅之正也采菽莞柳幽王所以失諸侯雅之變也如朱說則正變淆亂矣菽藿藿之言護也故大山宮小山霍爲諸侯藩王室之比泉水毖流則安感拂者陵暴之比排突而出曰檻水激則不生物芹言勤也勤王之比赤芾在股不蔽其足也邪幅在下露其行縢也無委佩之度傲慢之比也梓惡木可薪非棟隆之材也蓬蓬葉亂比無禮也楊木輕舟

浮維之以繩比流散也。各章詠古諷今天子所與共
奠天下惟諸侯先王爲侑饗以賓之爲朝覲以會之
衣服車馬以庸之諸侯親則屏翰固而天子尊故首
章思先王錫予之隆二章思先世來朝之儀三章思
來朝者之恭敬四章思從行者之有禮五章思昔人
心驩悅今幽王恩禮衰薄諸侯不朝朝者亦憤懣不
平無勤王之忠爲豔后一笑而舉烽火戲諸侯末年
大戎之難諸侯不赴西周遂亡詩人先見故序謂見
微思古也○一章叔可爲羹霍采之而盛以筐筥猶不
敢棄也思昔先王之世諸侯來朝則有錫予錫予維

何路車四馬猶以爲微而又以玄色之袞繡斧之裳加賜也○二章威沸然噴湧正出之鑑泉非安流也水

激則物不生言采其芹芹可得乎思昔諸侯來朝旂

建于車淠淠然飛動四馬有鸞轡轡然清和見驂駟

之馬則知君子之駕至矣○三章朝服有赤芾垂在其

股足有行縢邪束其下芾不揜脰豈垂紳委佩之度

平思昔諸侯晉接不敢紓緩爲天子所嘉予故天子

錫命之福祚重申之也○四章柞之爲木非荏苒之材

其葉蓬蓬繁亂人臣傲僻喪儀亦猶是也有和樂之

君子作屏王家鎮安天子之邦明良際會萬福攸同

下逮從行之左右亦便便習禮辨事相率以從也○
軃楊木爲舟汎汎漂流大繩檠之猶恐不固先王以
恩信親萬國樂只君子天子度其忠貞福祥厚其錫
予皆優游喜悅戾止王庭不繫而自固矣○玄袞玄
衣畫龍也袞之言卷龍形卷然諸侯袞玄天子袞纁
赤白黑雜文曰黼威沸騰湧貌正出曰檻泉淠淠猶
旆旆飛揚也嗟嗟和聲馬駕車三曰驂四曰駟届至
也芾韁通蔽膝也邪幅卽今行纁邪束至膝在股之
下柞櫟屬惡木殿奠通定也平平猶便便辨治也堯
典平章史作便章古字通用左右陪臣從行者繩纁

大索也。葵揆同牕厚也。

采菽五章章八句

醉醉角弓翻其反矣○兄弟昏姻無胥遠矣○爾之遠矣

民胥然染叶矣○爾之教矣○民胥做矣○此令兄弟綽綽渴

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齎預○民之無良相忘一方受

爵不讓平至于已斯亡○老馬反爲駒叶不顧其後戶

如食宜餧於如酌孔取叶○母教猱猶平升木如塗

塗附附君子有微猷叶小人與屬○雨雪瀌瀌見覘曰

瀌莫肯下遺式居妻慮去聲○驕○雨雪浮浮見覘曰流如

蠻如冕叶我是用憂

古序曰角弓父兄刺幽王也毛公曰不親九族而好讒僂骨肉相怨故作是詩也○按詠親親而以角弓比所以爲刺瞬赤色形弓周人所尚以比貴戚也角觸也以比不睦弓屈彊之物以比幽王驕亢也○一
辭驛然色赤之角弓其未張也翩然反而外向張之則來弛之則去兄弟昏姻親則附而疎則離亦猶此也豈可使之相遠不相附乎○一章王疎薄親族故親族亦薄之王以此教之人焉得不效之○二章兄弟之中亦有令善而賢者王雖偷薄彼綽綽有餘自處常厚也其不善者倣王之薄亦以薄報交相爲病耳○

四
章

不善之兄弟亦不足校蓋人情兩相怨望此執一

偏彼亦執一偏非有積怨深讐但一爵之酒受之不

讓遂至亡身患者任情不通方類此亦可原也○五
章

相彼老馬小盡其力老猶憐之所以有敝帷之思況

父兄莫如王不加優恤是老馬而反視爲駒也曾不

顧後日老亦將至邪老者之欲不難償如食則宜飽

而已如酌則多取而已所費幾何而王吝于施乎○

君王勿聽讒謠人心本薄王以薄信之猶教猱升木

也猱之升木何待於教讒言所以日至而九族所以

日離矣然骨肉之情懼屬亦少知泥塗之中附以泥

塗本相合也惟上之君子有媯睦之美道以貴下賤則賤者自喜于上附矣何胥遠之有○七
雨雪瀌瀌其盛矣然而見日則消明主有親睦之誼則九族之

疑滯盡釋今王恩禮不肯下遣而居之不疑屢見其

驕亢而已矣

八
雨雪霏霏見睂則流

今王不能銷

九族之怨殘忍刻薄如蠻髦之無親衆叛親離我是

以用憂焉耳

九
驛驛赤豹翩々貌凡兮張之則內向

而來弛之則外反而去兄弟同姓昏姻異姓禮內外

小功以下皆稱兄弟令兄弟賢兄弟也綽綽有裕言

不渝也朝不及夕則偷瘞病也無良不相善也一方

一偏也爵危酒也坊記云觴酒豆肉讓而愛惡民猶犯齒卽不讓爵之意餧飯通飽也孔取多取也猱獮猴一云沐猴母猴也塗水土和爲泥也附合也微猷美道孝弟姻睦任卹是也君子小人以分而言卽君子德風小人德草之意屬卽附也濂濂盛也覲日色遺予也婁屢同驕傲也蠻髦猶言胡越無恩誼也西夷曰髦書作髦

弓角八章章四句

有菀王者柳不尚息焉上帝甚蹈無自曇焉俾予靖之後予極焉○有菀者柳不尚惄焉上帝甚蹈無自瘵

采焉俾予靖之後予邁升焉○有鳥高飛亦傳于天升
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

古序曰菀柳刺幽王也毛公曰暴虐無親而刑罰不
中諸侯皆不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楊之垂
者曰柳柳僂也柔脆之木喪車亦曰柳日酉亦曰柳
昧谷謂之柳谷蓋頽敗喪亡之比鳥飛雖高不能附
天易之小過彖曰剛失位而不中不可以大事有乘
鳥之象亦謂君子行不可過乎恭也○一章有菀然茂
盛之柳豈不庶幾就以休息猶王者覆冒天下人豈
不樂求芘但上帝方甚舞蹈勿自曠就之可也使我

往朝以求安靖後將責我窮極雖欲休息不可得已

○二章有菀者柳不尚可憩止乎上帝甚蹈厲無自受其病可也使我往求安靖後將責我過邇雖欲憩止

不可得矣三章鳥之高飛且博于天而不肯下况人心恣縱何所不至我今朝王焉能自靖徒取凶禍爲

世所矜憐而已○上帝託天呼王以自憩也蹈猶樂記發揚蹈厲之蹈謂頓足怒厲不安靖之貌俾使也

靖安也極至也渴與憩通亦息也瘵病也邇邇也居徒也凶矜凶禍可哀矜言刑罰暴虐也

○朱傳以桑扈至此爲桑扈之什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_{亡叶}○彼都人士。臺笠縕撮絕叶○彼君子女。綢直如

髮。我不見兮。我心不說。_{月叶}○彼都人士。充耳琇實。彼君

子女謂之尹吉。我不見兮。我心苑韞結。○彼都人士。垂

帶而厲。_{損叶}○彼君子女。卷季髮如薑。_{薑叶}我不見兮。言從之

邁。○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旗。_於我不

見兮。云何盱吁矣。

古序曰。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毛公曰。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國德歸壹。傷今不復見古人也。○朱子改爲亂離之後。人不復見昔

日都邑之盛人物儀容之美而作非也衣服者身之
章先王所以齊民俗辨等威莫先于衣服王京八方
人萃習尚易雜明主端好素履則邦畿首善貴家大
族不敢競浮華以傷雅道四方所以取正也幽厲奢
侈都人化之士女游冶膏首袴服如後世高髻大袖
之謂服妖詩人所以興刺也夫帝王不易民而化上
好則下甚文武之豐鎬既有周南幽厲之豐鎬焉可
無此篇所以存都人士也○一王都爲四方之極章
服爲齊民之要思昔周京人士狐裘黃黃然禮法之
服也容止有常言不妄出舉動歸于忠信四方之民

誰不仰望之○二韋彼都人士戴于首者以臺草爲笠撮髮以繙布小冠從其儉也彼貴家君子之女在首之髮綢密順直如其髮而止無增飾也今不得見我心爲之不悅焉○三韋彼都人士冠旁充耳用美石爲瑱以寶之從古制也彼君子女淑慎守禮是謂尹氏姑氏閑家教也今不得見我心爲之菀積鬱結焉○四韋男子服飾重腰彼都人士腰帶厲然下垂服有常也婦人容飾重首彼君子女髮鬟卷然如蠻容有制也苟今得見之願從之行矣○五韋思昔人士之帶非矯飾而垂也帶自有餘耳君子女之髮非脩飾而卷

也。髮自揚起耳。今士好奇服。女好冶鑿。大雅之風不可見矣。云何不肝目而望乎。○彼彼緜也。都周西都人士。猶言士人。指男子也。忠信曰周。臺笠以涉草爲笠。禦暑雨也。君子女貴家之女。綱直髮多而美也。如髮不屑髢也。尹吉皆貴姓。吉作姑。節南山云。尹氏韓奕云。韓姞猶後世言王謝也。苑蘊也。而如通厲。帶垂貌。左傳云。犧鴈游縷厲與裂通。帶裂帛焉之也。周禮厲禁亦謂分列界限也。蠻蝎也。尾末卷曲。女鬢毛似之旗揚起也。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終朝采綠，不盈一勺。予髮曲局，薄言歸沐。○終朝采藍，
不盈一襜。韻語平聲

五日爲期。

六日不詹。

占

之子于狩。

言叢其弓。

平聲叶衰

之子于釣。

言綸之繩。

○其釣維何。

及鰈。

上聲叶敍

維鯉及鰈。

薄言觀者

者叶

古序曰：采綠刺怨，曠也。毛公曰：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朱子改爲婦人思其君子之詩非也。幽王使人不以道詩人託閨怨以刺之人情者，聖王之田男女居室人之大欲。古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新昏三月不從政，恤其私也。今使其室家睽離，匹婦衝怨，故聖人錄是詩以明王道本乎人情爾。綠與藍皆色也。

爲女子事人之比綠葢通其草澀礪可滌笄箇藍可染布帛皆婦人所用五月刈藍紀時也

一章綠可以

洗滌采之終朝不盈一掬心有所思也念予久廢膏沐髮曲局而不理今且歸沐誰適爲容邪

二章藍可

以染采之終朝不蒲襟襦心不專也五月刈藍之子

期以五月之日歸今六月之日矣尚不至邪

三章之

子在外何所事其狩邪狩必以弓誰爲輶其弓其釣

邪釣必以繩誰爲綸其繩獨居無侶同也

四章射爲

男子之事釣則婦人可與綸繩而釣得魚雖何飭邪

鯉邪聊得覩者庶免孤寂耳兩手曰掬局卷也

五章瞻

裳前惟幅卽今裙也。詹至也。省也。或云與瞻通見也。
鞶弓室也。綸合絲爲繩也。

采綠四章章四句

芃芃黍苗。陰雨膏聲去之。悠悠南行。召伯勞去聲之。○我任
我輦。我車我牛。對我行既集。蓋云歸哉對。○我徒我御。
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肅肅謝功。召伯營之。
烈烈征師。召伯成之。○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
王心則寧。

古序曰。黍苗刺幽王也。毛公曰。不能膏潤天下。卿士
不能行召伯之職焉。○朱子改爲宣王封申伯于謝。

命召穆公往營城邑將徒役南行行者作此詩非也按詩任輦車牛營繕之事徒御師旅則征戰之事也肅肅謝功營謝之功烈烈征師則平淮之師也此詩兼營謝與伐淮二役追思宣王召虎君臣以刺幽王不能繼先業也獨謂營謝之卒自作誤矣○章一民所資以養者黍苗也黍苗芃芃然盛天有陰雨以膏澤之是黍苗之幸也猶南行之師道里悠遠賴有明主擇賢帥如召伯者撫循之雖勞不怨也○軒方其南行營謝也召伯曰凡我負任者我挽輶者我將車者我牽牛者是行也營謝事成蓋云歸哉不以勞汝也

○三
其南行征淮也。召伯曰：「凡我步卒之徒，我兵車之御。我五旅之師，我五卒之旅。是行也，淮夷功成。蓋云歸哉！」不勞汝也。○四

章

肅肅然整齊之謝功，城

郭宮室，召伯營之，不勞而營也。烈烈然武勇之征師，經營疆理，召伯成之，不勞而成也。○五

章

謝邑既成，徹

田，峙糧。江淮既定，疆理來極。土地治而高原下隰無不平也。水利脩而泉流灌漑無不清也。召伯一一有成功，宣王之心安矣。今日君臣寧有此邪？○召穆公營謝見大雅崧高篇，平淮夷見大雅江漢篇，土治曰平水治曰清。

黍苗五章章四句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那既見君子其樂如何○隰桑有阿其葉有沃叶既見君子云何不樂○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叶○心乎愛矣遐不謂叶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古序曰隰桑刺幽王也毛公曰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朱子改爲喜見君子之詩非也又曰辭意大槩與菁莪相類尤非也詩苟不逆其志但據文辭相類卽二南之辭有類鄭衛者矣奈何不以此詩爲喜見君子之詩乎末章未見之情寃

然何爲喜見幽王無道君子在野故以桑爲此桑喪也桑可爲衣喪其衣德也隰下濕比賢者處側陋也○一章桑之爲木可資以衣今生于下濕其柔條阿然其葉垂難然君子處窮約英華發越何以異此苟得見之其樂如何乎○二章隰桑有阿其葉沃然而光澤君子在野亦猶是也我得見之如何不樂乎○三章隰桑有阿其葉幽然而色黯旣見君子則仁賢在位名譽播宣而德音甚堅固矣○四章我心誠愛慕君子但山林朝市遐遠不得面相告語此情雖有中心藏之相見無日何能忘之乎○阿柔貌難那通葉垂裳那

也幽茂密也孔膠甚固也遐遠也謂面談也

隰桑五章章四句

白華

花

菅

叢

兮

白茅

束

兮

之子

之遠

俾我獨

兮

英英

白雲

露彼菅茅

叶

天步

艱難

之子

不猶

○澁

皮

幽

池北

流浸彼穠

叶忧

維

彼碩人

寢勞我心

○鼓鐘于宮

聲聞

于

烘于煁

叶忧

維

彼碩人

寢勞我心

○鼓鐘于宮

聲聞

于

外念子慄慄

叶造

視我遭遭

○有鶩

秋

在梁

有鶩在林

維

彼碩人

寢勞我心

○鴻鵠在梁

戢其左翼

之子無良

二

三其德

○有扁

叶斯石

履之卑

兮之子之遠

俾我底

叶支

兮

古序曰白華周人刺幽后也毛公曰幽王取申女以爲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爲妻以孽代宗而王弗能治周人爲之作是詩也○朱子改爲申后被黜而作猶以小弁爲宜自作皆非也周人代爲申后言以刺幽王耳愚幼受朱傳疑申后能爲白華之忠厚胡不能戢父兄之逆謀宜曰能爲小弁之親愛胡乃預驪山之大惡讀古序始知二詩託刺故序不可易也然不曰刺幽王而曰刺幽后何也幽后褒姒也幽王之黜申后也以褒姒故刺幽后卽刺幽王王爲幽王則姒爲幽后言約而該矣朱子謂

幽后字誤亦非也。菅茅白華喪祭用之比嫡后清潔，
共承先祀也。雲無心水無情，桑衣所出鼓鐘風聲也。
鶩鵠嫡妾貴賤也，鴛鴦夫婦也。扁石妾卑也。皆所以
比。○一章茅生清潔其莖爲菅其秀爲白華采其華菅
則以其葉束之夫婦並體相依猶此也。王乃遠我使
之孤獨草背之不若矣。○二章菅茅柔韌耐旱白雲無
心英英之氣降而爲露尚能及彼菅茅我以天運艱
難適遭其窮於王無怨尤也。○三章水之澑急流而爲
池背陽向北是寒涼之水也。下有稻田尚蒙浸灌王
澤不下流使我嘯歌傷懷而不忘也。○四章桑衣所自

出今樵以爲薪。仰給烘燎之煁。美材而賤用之。嫡妻見棄。何以異此。維彼碩人。使我念之。而心勞也。○五

宮中擊鐘。則聲聞于外。閨臺失德。天下將無效尤乎。

念此憂心。惄惄而王視我。邁邁不顧。雖欲救正。不可

得已。○六 鴛與鶴。皆水鳥。然鴛之汙。非鶴比也。今鴛

在梁得魚。而鶴乃放棄山林。失所甚矣。王之爲此。實

勞我心也。○七 鞠鴛鷺。匹鳥也。求魚在梁。則戢左翼。以

相依。物猶如此。王之不善。夫婦之間。二三其德。禽鳥

不如矣。○八 王之弁車。必以乘。右踐踏之而已。然石

扁。則履者亦卑。嬖妾微賤。何以異此。今王遠我。而進

彼所以使我病也○之子碩人皆指幽王英英雲氣
白而浮也天步維時運也猶尤通怨也澁懃流貌印
仰同望給也猶漢書印給縣官之印熯焚也熯無釜
之竈火爐也慄慄憂貌邁邁行不顧貌愁禿鶩水鳥
性貪汙似鶴色青篇卑貌石乘石也王乘車履石周
禮夏官隸僕王行則洗乘石猶今門外上馬石也痕
病不翅也與祇通亦通作瘡

白華八章章四句

綿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食之食嗣
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綿蠻黃鳥止于丘

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綿蠻黃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古序曰：綿蠻微臣刺亂也。毛公曰：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飲食教載之。故作是詩也。○朱子改爲微賤勞苦者。託爲鳥言非也。謂詩中未有刺大臣意。愚按：行有後車能飲人食人非大臣而何？又謂序言褊狹無溫柔敦厚之意。夫溫柔敦厚以求詩非以求序也。詩不可盡言。序則不可以不盡言也。詩不敢直憇而自託于鳥。不敢辭勞而但告哀于人。黃鳥覲曉。

應節趣時人所喜悅故以爲比志苦而辭卑乃所以爲溫柔敦厚之至也又謂全詩皆鳥言綿蠻二字爲鳥聲直賓全篇尤不成文理○一章綿蠻然哀鳴之黃鳥止于丘之阿夫鳥栖求木何爲止于土丘之曲乎倦飛欲息不暇擇處也今我跋涉遠道勞苦所望有力者接引念其飢渴而飲食之開其愚蒙而教誨之憐其困憊而命從者以有餘之後車一載之耳○二章綿蠻然黃鳥止于丘之角倦急求安也以我微賤之分豈敢憚行但畏力疲不能趨庶幾貴顯者一假援而飲食教誨之以後車載之而已○三章綿蠻黃鳥止

于丘之側勞極思休也以我卑賤之分豈辭奔走但畏力盡不能至庶幾有力者一存卹而飲食教誨命後車以載之耳○綿蠻猶綿聟鶯聲流轉不斷意後車副車也丘隅山尖也

綿蠻三章章八句

幡幡胡瓠互葉采之亨鋪郎反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有免斯首炮之燔煥之君子有酒酌言獻軒之○有兔斯首燔之炙隻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有免斯首燔之炮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醕之

古序曰瓠葉大夫刺幽王也毛公曰上棄禮而不能

行雖有牲牢饗餼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朱子改爲燕飲之詩非也古明王親賢好士日與羣臣嘉賓接慇勤之驩物薄而禮勤會數而情厚士君子日親則深宮長夜之娛自損觀頰弁賓筵魚藻諸詩而知幽王日荒于酒也羣臣宗族罕得進見故詩人託興瓠葉以訓恭儉瓠賤而葉免小而首至薄也牲牢饗餼不用而取其至薄善誘之意而王且不能行所以廢禮也變雅至此周室將亡朱子猶以爲燕飲之詩則三百篇次第皆錯亂不可讀矣○章幡幡然甘瓠之棄物雖至微采之亨之亦可以

薦君子有酒何況牲牢卽瓠葉以爲蔬而酌酒以嘗

情真事簡豈厭其薄邪

○二章有兔斯首雖非盛饌炮

其毛燔其肉爲散而以酌酒亦可獻賓何況乎牲牢

之備也

○三

章有兔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以此爲

散而酢主人亦可矣

○四

章有兔斯首燔之炮之君子

有酒以此爲散而酬賓客亦可矣

○

幡幡葉飄貌斯首纔一兔也猶數魚以尾也去毛曰炮加火曰燔近

火曰炙主酌賓曰獻賓酌主曰酢主再酌賓曰醻

瓠葉四章章四句

漸漸斬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

不遑朝昭矣○漸漸之石維其卒促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武人東征不遑出矣○有豕白蹢集烝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武人東征不遑他老矣

古序曰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毛公曰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乃命將帥出征經歷險遠不堪勞苦而作用○朱子改爲將帥出征經歷險遠不堪勞苦而作用序之義而不本其事則作者之志茫無梗泊豈刪定之義漸石危險之比周在西荆舒在東故曰悠遠豕烝涉波東南江海之景豕江猪易中孚所謂豚魚風至則羣起波面躊躇然見其腹白故曰白蹢風徵也

月離畢雨徵也畢北方玄武之宿八星形如有柄小網故曰畢主邊兵亦謂雨師月陰精主水行畢度則多雨風雨則失天時險遠則失地利久役則失人和君不仁而好戰亡可立待矣漸漸之石以下三詩悽愴衰颯亡國之音也(一章)漸漸險峻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經歷跋涉維其勞矣我輩將士自西東征久勞在外無朝旦之暇矣(二章)漸漸之石卒然崔巍山川悠遠孤軍深入敵境武人東征陷沒而不暇復出矣(三章)東南江海卑濕有豕魚白腹蹢躅涉波則風將至矣仰觀天象月次于畢陰主遇雨師則雨又

將滂沱矣武人東征遭此天時遑及他事乎○漸漸
猶斬斬峻絕貌武人將帥也朝早也不遑朝猶言靡
有朝也卒萃同高也沒深入也豕豚魚也有者乍見
出沒之貌蹢躅跳躍貌易姤初六羸豕蹢躅烝衆
也離麗也

漸漸之石三章章六句

苕條之華花芸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苕之華
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咩羊墳首三星在
罶罶人可以食鮮上聲可以飽下聲

古序曰苕之華大夫閑時也毛公曰幽王之時西戎

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
之將亡傷已逢之故作是詩也○陵苕一名陵霄蔓
生附木其花赤周所尚色也花將落則變而黃以爲
周亡之比○一章陵苕之華生附喬木君子倚賴王室
猶此花色本赤而今芸然其黃將落之候矣心之憂
矣生計日蹙惟有哀傷耳○二章苕之華零落已盡祗
見青青之葉早知我生如此何如不生之爲愈邪○
三章觀諸陸產牝羊無孕見墳然之大首而已觀諸水
族澤梁無魚畱中水靜見三星之影而已山童澤竭
閭里蕭條人民饑餓得食亦可矣安望其飽乎○芸

葉隕落也通作耘與隕同。群羊牝羊也墳大也物瘠則首大

苕之華三章章四句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叶何人不將經營四方○何草不

玄何人不矜鰌哀我征夫獨爲匪民

眠

匪兕匪虎率

彼曠野汝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虎

○有克朋者狐呼率

彼幽草有楨斬之車行彼周道

上聲

古序曰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毛公曰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子云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此詩與漸漸之

石序皆云下國興刺則舉世非之矣怨悱悽惋醉窮
志竭無復含容之意與大雅瞻仰召旻同其迫促所
以終二雅爲亡國之情也據古序聖人刪定之義并
然若朱傳紛紛則錯亂甚矣天地間物之至微易生
莫如草無草則不毛之地故以草玄黃比茗華色赤
周所尚也玄黃赤之變也易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坤之六五地道窮也小雅始于咸亨終于道窮故詩
義在比與興非有二也○章天地生物莫微于草無
草不黃則閉塞之秋矣民生今之世無一日不奔走
道路無一人不將送往來以經營四方者亂離極矣

○

韻

草黃未已也腐爛則色變而爲玄今此征夫無

一人不棄其室家鰥居于外者哀哉獨非人民乎○

章三虎邪兕邪則曠野已耳我征夫乃人也有室有家

何乃使之久役在外朝夕不暇乎○

四荒然而大尾

者狐也率彼幽草之中尚得止息征夫乘無飾之棧

車行彼周道曾狐之不若矣○玄腐黑色矜鮮通無

妻之稱率由也荒尾長貌棧車載任器供役之車無

飾曰棧禮士乘棧車

何草不黃四章章四句○按朱傳都人士以下至此

十篇爲都人士之什

卷二十四小雅終

毛詩原解卷二十五

郝敬習

大雅

文王之什

自文王至文王有聲凡十篇。內文王至靈臺八篇爲文王詩。下武文王有聲二篇爲武王詩。

文王在上於烏昭于天。廟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告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亹亹文王。今聞周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

此王國叶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叶聲多士。文王以寧。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亦上帝既命。侯于周。服叶筆。○侯服于周。天

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叶厥作裸將。常服黼冔。叶許

王之蓋臣。無念爾祖。○無念爾祖。聿脩厥德。永言配命。

自求多福。叶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

易。○命之不易。無迺爾躬。叶禪。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叶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叶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叶浮。去聲。

古序曰。文主。文王受命作周也。○朱子改謂周公追

述文王之德。以戒成王。按古序文王以下諸詩。俱未

言何人作。惟呂氏春秋引此以爲周公之詩。今味其辭旨精融醇粹。奉揚先德以示後人。而夫子刪定以首大雅。眞周公之制作也。大抵二雅皆朝廷之事。小雅多言政事諷規主和。大雅多言君德弼直主敬。故小雅未遠于風。而大雅寢近于頌。要其所言。皆朝廷得失君道盛衰。非爲聲音而已。朱子于鹿鳴以下諸詩改爲樂歌。于文王等篇無以易之。而國語以文王大明綿爲兩君相見之樂。然三詩實非爲兩君相見作也。夫子豈爲兩君相見首錄是詩乎。凡詩之作各有所本用之歌樂。則存乎人知。三詩不可爲兩君相

見之樂則鹿鳴諸詩亦不可改爲通用之歌矣○

一章

我周一代王業始自文王文王往矣其神赫然臨之
在上於哉昭明于天周自后稷以來舊爲侯邦其受
天命新自文王始今子孫奄有天下周道豈不光顯
乎天命豈不及時乎文王之神一陟一降今在上帝
左右後王不可不念也○二章亹亹然純一之文王其
令聞不已功德敷施始造周邦維孫與子並受其福
宗子支庶百世相承凡爲周臣士者亦莫不光顯世
世同休皆文王所陳錫也○三章周之臣士傳世豈不
光顯乎其先世事我文王謀國之猶翼翼忠敬美哉

諸臣生此文王之國文王之國能生此諸臣宣忠効力竇爲楨幹濟濟多士是文王所託重恃力而獲安寧者也世顯不亦宜乎○四章文王至德淵微穆然深遠無迹可窺於哉緝續熙明主于敬而已是以大哉

天命畀文王以商家之子孫彼其附麗之衆何止十萬上帝旣命文王皆于我周臣服矣○五章商之孫子

侯服于周可知天命無常惟德是與殷之臣士膚美敏疾者今皆奉裸獻于周京其奉裸者身服黼衣首猶殷冠彼何以至此王臣有忠盡之心者當念興亡之故勿忘爾祖文王可也○六章軌欲念爾祖在於脩德

脩德在於敬天苟能長存敬畏合於天道卽是自求
多福昔殷未失衆德亦配天子孫不然故至于斯宜
以爲鏡自知大命不易保矣○七天命不易爾勿自
恣自用過絕乃身當宣布昭明博訪義理謫問名賢
虞度殷興亡之故於天所以承天永命者自不敢怠
矣然上天之事無聲無臭不可度也惟儀刑文王卽
所以法天萬邦自起而信之矣○文王商西伯追稱
王也陳錫布德施惠也哉載通始也侯語辭本適子
支庶子本爲天子支爲諸侯士臣庶也厥猶其謀也
皇美也王國文王之國楨幹也築牆者植兩木夾板

曰幹一曰翰三名一物也。穆穆深遠也。假極也。大始歎辭。楚語駭則稱假假是也。麗附也。十萬曰億。不億不止。億言無算也。服事也。膚美也。敏便疾也。裸灌鬯也。祭祀之始以圭瓚酌鬯酒獻尸尸受灌于地以求神也。旣裸然後迎牲將奉也。嘒殷冠夏曰收周曰冕。先代之後仍舊服示不臣且明戒也。白黑雜繡曰黼。盡進也。忠愛進進不已也。喪師失衆也。駿大也。遏絕也。自用之意宣昭布明也。義問以義理相詢問也。虞度也。儀刑法也。

文王七章章八句○先儒謂文王末年受命稱王與

謂周公殺管叔同謬今觀大雅諸詩頌文德無以復加敬止緝熙小心翼翼不已不回純之至也。能人所不能故孔子稱其三分有二以服事殷與泰伯三讓同歸至德苟文王先稱王則武王何以獨未盡善也。故曰文王之德之純周公謂文王我師孔子謂文王沒文在茲刪書首堯舜而刪詩首文王孟子謂舜文先後同揆觀詩書垂訓聖人之意微乎遠矣。

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沈斯不易維玉天位殷適幼使不挾四方○摯至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貢于京叶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叶太任有身叶酌生此

文王○維此文王小心翼翼。亦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叶心

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叶初○天監在下。有命既集。

文王初

宰天作之合。

叶金

在洽之陽。在渭之涘。

叶使

文王嘉止。大

邦有子○大邦有子。俛叶欠天之殊。文定厥祥。親迎于渭。

造舟爲梁。不顯其光○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

叶姜纊女維莘。叶相長子維行。叶篤生武王。保右命爾。變伐

大商○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

臨女。叶汝無貳爾心○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駟彭彭。叶邦

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叶亮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芒叶

古序曰。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按此詩二章三章言文王有明德而天命之。四章以後言武王有明德而天復命之。父子相繼二聖濟美。功高德顯。故曰大明序於文王。言明德不言天命於武王。言天命不言明德。互見也。蓋周之命文王以至德凝結之。而武王繼承之。文王宜王而不王。天與固讓。所以爲至德。而天眷愈篤。施及武王。豈能終辭。此周有天下非驟致。而序言精確矣。○一章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在下者君德有善惡。明明不可掩。在上者天命有去就。赫赫可畏。天意難信。王業艱難。可不慎乎。

紂所居天位也。又殷適嗣也。乃使之不得挾有四方。
謂天可信而王不難乎。○二我周受天之命始于文

王文王父王季而母姜任也。昔摯國有仲女姓任者

當殷商時來嫁我周作嬪婦于周京與我王季爲德

之配是爲太任有妊而生我文王焉。○三維此文王

小心慎密翼翼恭敬昭事上帝遂來多福惟其德不

回邪是以受享四方之國此文王明明在下而天命

赫赫者也。○四我武王受命非偶也天視在下命集

于周當文王初年天爲作配在洽水之北渭水之涯

文王嘉禮初舉大邦莘國有女適應其求容非天意

乎○五

韋

大邦有女其德譬天之殊以禮文納幣定其

吉祥文王親迎于渭水之涘造舟為浮梁以通往來

大昏之禮不其光顯乎○六

韋天命文王于周之京繼

繼世德維此革國以其長女行歸于周而篤生我武

王保安之佑助之錫命之以燮和人心而伐大商孰

非天意邪○七

韋武王之伐商也殷商之衆其多如林

陳于牧野莫有鬪志維望我師來而興起告武王曰

今日之事上帝降臨殷人見休臣附爾勿疑我而有

二心也○八

韋牧野之地洋洋然寬廣檀木之車煌煌

然鮮明駟馬皆赤身白腹之驃彭彭然彊壯時太公

望爲太師號尚父奮其武勇如鷹飛揚涼佐武王以肆伐大商甲子昧爽會戰之朝旦天氣清明氛祲盡銷此武王有明明之德而天有赫赫之命也○忱信也不易難也殷適殷之嫡嗣指紂也擎殷諸侯之國任姓也仲中女也婦也行配也載年也身妊通孕也言身中有身也洽渭二水名嘉嘉禮也大邦指莘國商諸侯姒姓大姒之母家也俛猶誓也妹少女易兌少女曰歸妹文禮也祥吉也昏有六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幣請期親迎此旣卜吉以納幣之禮定之亦謂納徵也造舟爲梁今之浮橋造至也併舟相連至

岸也爾雅曰天子造舟纊女猶言嗣徽音也長子節
大姒莘國之長女也行來嫁也猶女子有行之行變
和也順天應人曰和如林言多也矢陳也牧野地名
在朝歌南七十里侯望也興起也慶幸之意臨降視
也貳猶疑也無貳爾心謂爾心無疑我也商師無鬪
志恐武王不信已援天自誓也洋洋廣也赤馬白腹
曰驃周尚赤殷尚白赤上白下周勝殷之象周人因
以爲一代之制凡戎事皆乘驃也師尚父太公也姓
姜名望官太師號尚父鷹揚奮勇如鷹之飛揚涼作
亮佐也肆大也會朝會戰之旦武王十一年甲子昧

爽也。清明無風霾，雲霧言天心順也。

大明八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

鰥鰥瓜瓞

生

民之初生，自土沮

直

漆古公亶

甫父

復陶穴

陳叶

未有家室。○古公亶父來朝走馬

叶母

率西水

滸至于岐下

虎叶

爰及姜女，聿來胥宇。○周原膴膴

武董

荼如飴

移叶

爰始爰謀，媒叶爰契器。我龜曰止，曰時築室

于茲。○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畝。

村叶

自西徂東，周爰執事。○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

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

集叶

作廟翼翼。○揅

俱

之隩隩

仍度。

拓叶

之薨薨。

晉叶

築之豎豎，削屢馮馮。○平百堵，皆興替。

鼓弗勝

升叶

廼立臯門臯門有伉

赳叶

廼立應門應門

將將

鎗叶

廼立冢土戎醜攸行

赳叶

肆不殄厥愠亦不隕

尹厥間

柞棫拔

厭叶

矣行道兌

對叶

矣混夷貌退矣維其喙

會矣○虞芮

楚叶

質厥成文王蹶

貴叶

厥生予曰有疏附

甫予曰有先

線叶

後聲予曰有奔奏

起叶

予曰有禦侮

古序曰絲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此詩詠大王始

遷岐山人心歸附肇基王迹而文王因之以受天命

也○一

章叶

我周王業成于文王肇于大王先世從來遠

矣縵縵然蔓引之爪今碩然爪已而其近本初生則

然

傳叶

耳有然然後有爪今雖有天下而民生始自

幽土沮漆古先公亶父居之民間土室如陶竈上爲
覆蓋下爲穴居因戎俗之陋未有宮室天造草昧如
瓜之始瓞耳○二章古公亶父以戎俗不可苟安敏急
圖事來朝疾走其馬循西戎漆沮水滸東至岐山之
下與其太妃姜女遠來相視若宇焉○三章岐山之南
地有周原膴膴然肥美董荼生此其甘如餽地美可
知於是始謀遷居以契火灼龜占之其繇育曰止也
曰是也神謀旣同乃于周原築室焉○四章迺慰安從
遷之衆止定其居迺有止于左者迺有止于右者而
公宮居中迺疆其大界迺理其溝塍迺徧治其野迺

分授其田於是西豳漆沮之衆皆東往岐山偏執其經營之事矣○五章民事既定乃召司空營建國邑乃

召司徒董率徒役使之建立室家先以繩直其位乃

束版載土以築垣牆將營宮室宗廟爲先作廟翼翼

整齊也○六幹其縮版以築取土盛于器陁陁然多也

投土于版薨薨然聲衆也築以杵登登然聲相應也

築成鉗版再三削治馮馮然堅平也五版方丈爲堵

百堵同時併起擊鼓所以樂工工樂鼓不能止也○

七廻玄朝外之郭門曰臯門明遠在外恍然而高大

廻立朝門之應門居中應治將然而嚴正廻立大社

之冢土。凡動大衆。告此而後行。非復昔日之荒陋矣。

○入古公避昆夷遷國。而內不忘備。雖不矜忘其愠。怒而亦不隕絕其聘問。外和而內戒。王者馭戎之道也。由是國勢漸昌。土地開闢。柞棫之木拔然上竦。無

復荒蕪矣。行道之路。兌然開通。無復險阻矣。昆夷畏之而駢然逃竄。雖有張喙喘息。豈復如向之憑陵乎。

○九比及文王爲西伯。而周道大興。虞芮二國以爭田之訟。質正求平。文王以無言之化。蹶然感動。而其良心自生。變憚忮而爲禮讓。天下由此向風。文王盛德所致。人知之矣。然其所以化成天下者。予謂有率。

下親上爲之疏附者焉予謂有相導前後爲之先後者焉予謂有喻德宣譽爲之奔奏者焉予謂有武臣折衝爲之禦侮者焉雖本文王之聖亦必資賢臣之助而況爲後王者乎○大曰瓜小曰瓞瓜之近本初生者常小至末而後大沮漆幽地二木名古公猶言先公陶窯竈也復覆通蓋也穿地爲窟上覆蓋以居也胥字相視居字也廣平曰原周地名董其昌根似芋荼甜菜韴韴也契削楚使鏡以末然火灼龜周禮蕙氏云焌契是也縮版束版築牆也載自下升上相承載也採盛土於器也度投土於版也削屢牆成削

治重複也二尺爲版五版爲堵堵方一丈鼙鼓長鼓
也城之中門曰臯門朝門曰應門內有路門天子之
宮多庫門雉門焉冢土大社也戎醜大衆也肆猶言
故今也殄忘也愠怒也惡惡之意隕絕也小聘曰問
柞櫟也棫柞屬叢生拔上長也兒通也駛奔突也喙
喘息也虞芮二國名質就正也成平也爭田訟於西
伯求平也蹶動也生良心自生也言二國入周感化
相讓也

緜九章章六句

芄芄

朋棫櫟薪之槱

酉

之濟濟

上辟

必

王左右趣

叶

之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俄叶○泮齊彼涇舟烝徒楫楫叶之周王于邇六師及之○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廳叶周王壽考遐不作人○追堆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古序曰棫樸文王能官人也○朱子改爲詠歌文王之德非也記曰人官有能物曲有利養之能盡其材故取之能備其官官之能當其人故用之能得其力能官人而治道畢矣文王聖德在位五十年培植薰育父兄置野人皆爲干城用不乏人而文王亹亹純一區別程量總攬羣英綱紀不倦如六轡御馬無不

調其適而盡其材故曰能官人也國之大事惟祀與
戎薪槱祭祀之材也禮煙祀天帝柴祀日月星辰槱
燎祀羣神月令季冬取秩薪柴供郊廟百神之薪燎
是也周人尚臭燔柴禮之大者故以比育材祭始迎
尸入王以圭瓚酌鬯鬯裸尸諸臣酌璋瓚助之故次
章言祭祀三章言軍旅二者以人心爲本恆情協共
莫如同舟涇舟以比共濟天文莫大于雲漢物華莫
美于金玉人工莫精于追琢皆以比聖德經緯人文
也○一章克茂盛之棫叢生撲撤折以爲薪積以爲
槱供百祀之焚燎用得其材也濟濟然多士之辟玉

羣材彙烝或左或右用無不宜如百體奉心志環向而趣附也

○二章

濟濟辟王祭祀一舉諸臣或左或右

奉璋以助裸獻凡此奉璋者義義英偉皆俊少之髦

士于禮度攸宜也此辟王祭祀得人也

○三章涒然順

流涇水之舟衆徒共楫之人力齊則舟行疾周王以

西伯奉命徂征六師趨附將卒一心如恐不及此行

師得人也

○四章

倬然昭明之雲漢爲章乎天互古如

斯周王壽考在位不顯之謨教育熏陶若此其遐遠

也孰肯自甘暴棄而不振作者乎

○五章

追雕琢唐以

成章金玉交錯以成相辟王祇礪羣英名器光寵何

以異此聖心純一勉勉不倦總攬一世之英賢程林
器使大綱小紀無不在聯屬中矣○棫柞屬宜薪樸
叢生貌櫛積薪乾以待用也辟君也辟王文王也璋
璋瓚也瓚裸器以黃金爲勺圭爲柄曰圭瓚以璋爲
柄曰璋瓚璋半圭也圭璋皆玉爲之義義偉貌涇水
名六師卽六軍天子六軍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二千
五百人爲師作人興起人心也追雕也金曰追玉曰
琢相金玉笄相也勉勉不倦也綱紀網羅聯屬也張
之爲綱理之爲紀

棫樸五章章四句

瞻彼旱麓

六擗

爭

楨

虎

濟濟

上

豈弟君子

干祿

凱

+

瞻彼旱麓

六擗

爭

楨

虎

濟濟

上

豈弟君子

干祿

凱

+

鳶

沿

飛戾天

下

魚躍于淵

內

豈弟君子

遐不作人

○

清

酒既載

對

駢牡既備

以

以享以祀

以

介景福

躬

○

瑟彼

柞棫民所燎

對

矣豈弟君子

神

所勞

去

矣

○

莫莫葛藟

藟

施

異

于條枚

豈弟君子

求福不回

古序曰旱麓受祖也毛公曰周之先祖世脩后稷公
劉之業大王王季申以百福于祿焉○朱子改爲詠
歌文王之德非也孔子曰無憂者其唯文王乎文王
以聖德承祖考蒸隆之業可以王而不王小心柔恭

養和平之福以啓後人故曰豈弟君子于祿豈弟詩人可謂善頌而古序曰受祖其義深切矣毛公發明其義箋疏誤以詩中君子卽太王王季朱子因詆序說爲謬皆未深究其旨耳文王以下諸詩雖皆詠文德而事各不同首篇言代商之事故序曰作周次篇言文武之生故序曰文王有德復命武王三篇言遷岐故序曰興由大王四篇言左右諸臣故序曰能官人五篇言祀神于祿降福故序曰受祖毛氏以受祖義未明歷數祖德而於太王王季借詩中福祿語以推重其功德見文王疑承祖父者厚非以此詩爲詠

太王王季作也箋疏之誤併以累序故讀詩難讀序不易詩言志序卽志也不達受祖之義泛觀福祿有何義理何以見周家之盛何以知文業所由隆如謂詠文德則自文王以下八篇一序足矣其免于鶻突乎以旱麓榛楛比者子孫承先猶物承天旱則草木望澤而生于山足者得潤厚故爲君子干祿之比榛可以供邇桔可以爲矢文武之材以比聖德周自王季當商帝乙之世受命爲西伯賜圭瓚秬鬯故次章有圭瓚黃流之比鳶飛魚躍自然無心比文王至德無憂承前裕後仁敬孝慈培養一代元命所謂干祿

豈弟者正此也。清酒以下三章孝祀先公先王而獲福。清酒骍牡祭祀之物。秬穀薪槱之用。葛藟條枚比福祿固結。皆所謂受祖也。而序獨舉后稷公劉大王王季者。后稷周之始。公劉幽之始。大王岐之始。王季則其父也。文王之世。宜以是爲四親焉。序舉其功德最著者耳。○一章天旱草木萎。瞻彼山足。有榛與楛。其生濟濟。蓋山高基厚。故麓承其潤。子孫藉先澤。何異此。豈弟無憂之君子。仁孝承先。不勞經營。而垂拱似續。其受祿于祖考也。豈弟焉耳。○二章秬鬯圭瓚。先世之故物也。圭瓚瑟然堅密。玉爲柄而金爲勺。秬鬯之

酒黃然流注于中。有寶器則有嘉味。盛德蒙福。理亦同然。故豈弟承先之君子。祖考莊之而福祿攸降。豈有意於求福乎。○軒鶩之飛也。戾極于天。莫自知其飛也。魚之躍也。深入于淵。莫自知其躍也。有天淵之高深。故有自得之魚鳥。有久遠之世澤。故有熙皞之民風。豈弟無爲之君子。從容鼓舞。人心欣欣向化。父道而不知。豈不作人之遠乎。○四章清潔之酒既載。駢色之壯既備。以享祀於祖考。君子豈弟之德。感格有素。以此祭祀。因介而得太福也。○五章瑟瑟茂密之柞棫。民資以為薪槱。用其材也。君子有豈弟仁孝之德。

爲先祖所慰勞。歆其德也。○軒莫莫然茂盛之葛與
藟。延施于條枚之上。此葛藟自然之性也。豈弟仁孝
之君子。爲先祖所眷祐。求福何待回邪乎。○麓山足
也。櫟栗屬楷。荆屬黃流鬯酒也。酌以金勺。色黃而流
動也。鳶鷗類得風則翱翔高飛。鳶魚飛躍。自然不用
力也。醉赤色。

旱麓六章章四句

毛詩原解卷二十五終

毛詩原解

卷二十五

十六

大雅

毛詩原解卷二十六

恩齊齊大任文王之母恩媚周姜京室之婦甫大姒嗣

徽音則百斯男叶林○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通

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叶平○雖雖在宮肅

肅在廟叶聲不顯亦臨無射亦保叶平○肆戎疾不殄烈假

不瑕叶孔○不聞亦式識不諫亦入叶熟肆成人有德小子

有造毛叶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叶色

古序曰思齊文王所以聖也○朱子改爲歌文王之德而以首章詠母妻爲文王所以聖非也夫母聖妻賢聖人之遇而其所以聖姑不在此無射者乃其所

以聖也。無射則純，純不已。文王之所以爲文也。蓋人
心之德，主於敬而達于和。敬則禮恆恭，和則仁恆愛。
仁禮存心，致愛致敬，純一不已者，聖人所以脩齊治
平，消憂弭患，而存神過化之道也。二南之化，始於宮
幃，孚於祖考，達於家邦。故首章言母妻之賢和，敬孚於
閨門，而培植者深也。二章言宗公之惠，補敬孚於
鬼神，而感通者遠也。三章言德純，雖肅遭大難而不
變。四章言功妙神化，開來學而作人。此孰非造端於
齊媚之徽音，而醞釀於雋肅之無射者？故論文德之
純，莫如思齊。此序謂之所以聖也。蓋子云君子以仁

存心以禮存心。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法天下傳後世者。此之謂也。○一章思惟齊敬之大任。乃文王之母。能愛媚其姑。大姜爲京室之孝婦。此文王懿恭徽柔之性。成於所生也。至於大姒。又能繼齊媚之美。聲不如忌。而子孫衆多。妻賢母聖。和敬之風。洋溢于閨門。二南之化。所託始矣。○二章致敬於廟上。順宗廟先公之心。而罔有怨恨。罔有憂恫。敬之至也。致和於家。而儀刑嫡妻。親睦九族。調御家邦。而有夏咸和。仁之至也。○三章家庭主和。故在宮。雖離而異順。行禮主敬。故在廟。肅肅而嚴恪。此和敬之心。雖不顯之處。人

所不見而常若有臨人情倦怠乃思保持聖心無倦而常若自保故大難雖不殄絕而德之光大亦不玷缺蓋仁禮存心無入而不自得也○四德盛化神本

乎天性非待前聞古訓而式無不合非待忠言直諫而善無不入故豈弟作人壯者成而有德少者學而育造今雖文王往矣雖肅之精神如在無有厭數于人心士類聞風興起而成其名譽爲俊髦之士也○思語辭齊敬也大任王季之配擊仲氏任也媚愛也周姜太王之妃大任之姑也母成子故言敬婦孝姑故言媚大姒文王妃大任之婦也徽音美聲也百男

大姒生十子恩逮衆妾又生子極言多也惠順也宗
公宗廟先公時是也恫痛也刑法也嫡妻無二故稱
寡兄弟同姓及異姓有服者之通稱御如御馬之御
謂和順適也不顯隱微也臨視也無射不倦也保持
守也肆遂也戎疾大患也如囚羑里事昆夷之類烈
假光大也瑕缺也式法也古之人指文王自後世而
言也無斁猶無射周頌清廟篇云無射於人斯言文
王之德久而人不能忘也孟子云待文王而後興者
凡民也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卽譽髦斯士也譽
聲聞也髦俊少也

思齊四章章六句○朱傳作五章二章章六句三章
章四句今從鄭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叶監觀四方求民之莫叶維此二國

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拓上帝者其之憎其式

廓叶各乃眷西顧此維與宅叶託○作之屏丙之其蓄其蹕

脩之平之其灌其樹叶倒○啓之辟闢之其檼叶其榦其

搜之剔之其槩叶其柘叶帝遷明德弔叶夷載路天立

厥配愛命既固○帝省其山柞棫斯拔叶松柏斯兌帝

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叶則友其

兄叶酬則篤其慶羌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叶奄有四方叶

維此王季帝度

拓

其心貊

麥

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

類克長克君

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

其德靡悔

既受帝祉施

異

于孫子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

玩

無然

歆羨誣先登于岸密人不恭

敢距大邦

叶平聲

侵阮徂共

公王赫斯怒

叶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祐

户以對

于天下

叶虎

○依其在京

叶侵自阮疆陟

我高岡無矢我

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

我泉我池

叶度

拓其鮮原居岐

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

○帝謂文王予懷

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

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錘

叶接揚

與爾臨衝以

伐崇墉○臨衝閑閑叶崇墉言言執訊連連彼執安

筆叶是類是禡叶是致是附叶四方以無悔臨衝茀茀

崇墉仡仡乞叶

是伐是肆是絕是忿叶四方以無拂通

古序曰皇矣美周也毛公曰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

世脩德莫若文王一章

大矣上帝臨下之威赫然可

畏察視四方求民安定而已此夏商二國其政失道

于彼四方之國究度安民之君而上帝猶未忍遽絕

此二國也待之著久而憎其長惡不悛乃始嗟然西

顧以此岐山之地與周爲王者之宅也二章岐山林

莽崎崛太王初墾其拔作之屏除之者乃魄不立死

之菑與傾倒遮蔽之翳也。其脩理平治者乃叢生爲灌之例也。其拓啓開闢者乃河柳之梗與腫節之榦也。其攘剔繁冗使長者則飼蠶之糜桑與柘也。惟上帝還明德之君故荒蕪串習始爲平夷之路。天又立太姜贊助其胥宇而周之受命時已堅固矣。○乾上帝省觀岐山柞棫拔然上竦松柏兌然開通煥乎一都會矣。上帝以此作王者之邦又作配此邦之君。自太伯王季時天意已屬文王故太伯讓而王季立。天性友愛則能友愛其兄則能脩德以篤周家之福慶益顯其兄之能讓而錫以光榮受天祚不失至子孫。

而奄有天下也。○四王季處父子兄弟辭受之際心迹至難明也。上帝若有尺寸使量度其心而慮無不當。又爲清貊其德音而人無非議故其德是非不爽而克明分別善惡而克類道德足以先人而克長政教足以臨民而克君旣受讓以王此大邦循理安民而克順慈和愛人而克比比及文王之世其德猶在人心無有遺憾所以旣受上帝之福延及孫子也。○五上帝謂文王若曰天下之禍皆起于貪欲惟爾無畔此援彼之心無內歆外羨之心雖處風波危險獨能脫然先登于岸可以濟危亦可以拯人之危也。帝草

命之如此是以密人不恭敢逆大國不奉方伯之約
侵阮國至于共地文王乃赫怒整旅以按止密人往
共之衆以扶弱鋤彊厚周家之福答天下仰望之心
也○乾文王依然在周京所遣救阮之兵旣過密人
遂自阮疆出侵密王師據險陟高岡而望敵人無有
敢陳師于我之陵者陵卽我之阿矣無有敢飲水于
我之泉者泉卽我之池矣密人旣平歸附日衆乃度
新原于岐山之南渭水之側作豐邑以爲萬邦之方
向下民之歸往也○乾上帝謂文王若曰予懷爾之
明德人多脩聲色惟爾純德穆穆不張聲名以形迹

人爭長諸夏躁擾變更惟爾總領諸侯不求雄長諸夏以生變革不識不知順天理自然之法則爾何私何怨于人哉上帝又謂文王若曰詢訪爾寇讐之方

同爾兄弟之國以爾攻城之鉤援與爾臨衝之車以攻伐崇國之城爾喜怒奉天理豈可避讐而縱有罪邪

○八
卦

文王之伐崇始未忍急攻也臨衝之車閑閑

徐緩彼崇墉言言高大我師有執敵之生口訊問者連連相續不輕執也有殺其不降馘耳以獻功者安安從容不輕馘也是類焉告其罪于天是禍焉暴其惡于神將以致其來附而四方聞之不敢玩侮矣及

崇人怙終不服臨衝茀茀奮怒崇墉仡仡堅守乃擊
伐之縱兵肆之斬絕其宗嗣忽滅其國土四方聞之
誅當其罪無有違拂也○莫定也二國夏商也耆遲
久意猶老人曰耆師久曰老也武王伐商遲至十一
年周頌云耆定爾功成王誅紂子遲至五年書云天
惟五年須假之于孫作民主卽此意也憎惡也式用
也廓大也言用意爲惡愈大也眷與睠同回顧也作
屏脩平啓辟皆芟除也攘剔則培植之也作拔起也
蓄木病死者也翳死而遮蔽他木者也脩平脩治使
地平坦也灌叢生也栢栗櫟屬好叢生檉河柳俗

名水楊柳腫節可作杖攘剔穿剔其繁冗也糜山桑
與柘皆可飼蠶及爲弓幹也串貫通習也夷平也載
始也路大道也厥配太姜也太姜有異識故綿亦曰
爰及姜女聿來胥宇也作邦作王國也對當也配也
指文王因心自然也善兄弟曰友錫予也錫光猶增
輝也蓋王季以弟得國疑於不友然其天性友愛不
在形迹能脩德以篤周祐於太伯之讓益增光矣奄
覆也全有之也貊清靜也貊德音人無非議也帝謂
天命也畔去此也援拔彼也內動曰歛外慕曰羨誕
語辭登岸脫險也獨造其極之意密阮二國名密在

今陝西寧州阮在涇州大邦周也共阮國地名祖往
也按過也對答也依安也京岐周也侵伐也侵自阮
疆密人入阮周師拒之于阮遂自阮往伐密也岡陵
泉池皆密地我者蕩平奄有之意矢陳也大陵曰阿
度謀也鮮新善也將側也岐南渭側卽豐也豐在岐
東南三百里自岐往遷也方向也懷眷念也聲虛名
也色文飾也長夏爲方伯長諸夏也革躁急變更也
如病革鳥革之革亟也帝則天理自然之則仇方有
仇之國怨耦曰仇指崇紂黨也崇侯虎譖文王於紂
囚之羑里文王伐之疑於私怨故託天命以明聖人

之無私也兄弟與國也鉤援雲梯也所以攻城臨衝車名臨敵衝陣之車崇墉崇國之城言言高大也執訊生擒敵人訊問者也馘割耳也不服者殺而割其左耳凡聽嚮任左罪其不聽也類祭告天也禡祭始造兵蚩尤也三苗之黨不祥之器故祭曰禡罵也

皇矣八章章十二句

經始靈臺

叶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

庶民子來

叶力○王在靈囿

叶郁鹿隻伏鹿鹿濯濯白

鳥鳴嚮

叶翟王在靈沼

叶於烏初刀魚躍○虞巨業維櫓

每貴

矣鼓維鋪容於烏論平

鼓鐘於樂辟必靡○於論

鼓鐘於樂辟靡鼈 鼎鼓逢逢用 矍曇奏公

古序曰靈臺民始附也毛公曰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朱子改爲民樂文王之詩非也周自后稷公劉太王王季世世積德千有餘年而文王勤勞日晏不暇食至是始有園囿臺池鐘鼓而後民歡樂之創業若此其艱而得民若此其未易也詩人作是詩以見文王造周功成蓋民樂而後君樂民樂君之樂而後見民樂文王所以稍釋如傷之憂也雖民心歸周非自今始而文王求寧今始觀成故序曰民始附善乎知文王也如徒以園囿鐘鼓

耳文王豈荒樂者哉凡古序皆寓法戒明聖人刪定之旨朱子謂文王作靈臺時民歸周已久亦高叟之言詩矣○一章文王之臺靈異之臺也始經度之營謀

之王心方遲回而衆民已攻作時未幾而功告成矣

經營之始王戒民勿亟庶民如子供父役悅而忘勞

也○二章臺下有囿亦靈異之囿也王在靈囿無論羣

黎得所牝鹿亦馴伏濯濯然肥澤白鳥集而鶩鳴然

潔白間中有沼亦靈異之沼也王在靈沼於哉魚滿

而自躍凡此品物之得所孰非王心之豫樂乎○三章

王時遊于辟雍有鐘鼓之樂植木爲虞橫板爲業業

上畫采爲牙其狀縱然懸大鼓之貢大鐘之鏞於哉
倫序可聽此鼓鐘也於哉人文可樂此辟靡也○五

於倫哉鼓鐘於樂哉辟靡潛聽鼉鼓蓬蓬然和鳴朦

瞍方奏樂事王之樂未終也○經度也營謀也直理

曰經周旋曰營靈神異也希貴之辭攻作也不日不

多日也鹿牝鹿也牡曰麌加攸服得所不驚動也灌

濯肥澤也鬻鬻潔白也牴滿也虞植木也業橫板也

縱業上畫如齒牙狀縱縱然也貢大鼓鏞大鐘論作

倫聲有條理也辟靡天子之學宮辟璧通水環遶如

璧也靡壅通壅水成澤象教化洋溢也鼉鼓鼉皮冒

鼓鼈形似蜥蜴而長丈餘曠曠而無見曰
曠老而無見曰曠或曰有眸子謂曠無眸子謂曠公
事也作樂之事也

靈臺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四句○按舊本作五
章章四句今從朱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叶王配于
京世德作求求言配命成王之孚叶成王之孚下土
之式誠求言孝思孝思維則叶媚茲一人應侯順德
求言孝思昭哉叶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鳥萬
斯年受天之祐戶○受天之祐四方來賀於烏萬斯年

不遐有佐

古序曰下武繼文也毛公曰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朱子改爲美武王能繼太王王季文王之緒而有天下非也按此詩稱武王之有天下以文德不以武功故篇中不及伐商而但言其仁信孝順反覆揄揚故序曰繼文言繼先王文德也後篇曰繼伐言繼文王武功也又前篇文王之雅畢此篇始武王故曰繼文古序極精密朱子以篇中有成王字疑是康王以後詩固矣一章我周以武定功然非尚武也武莫如周而下武者亦維周自先代世有

哲王太王王季文王三后皆忠厚積德其神在天而武王脩德無忝三后克對于鎬京也○二章武王所以配三后于鎬京者唯於先世文德作而求之也其脩身立政常合天理天下心悅誠服非但一人一家信之能成王者三大信也○三章武王能成王者之信下士之人誰不取法所以然者惟其能孝思三后父而不忘故孝思之誠爲法于天下豈徒武功云乎○四章天下信之式之則媚愛之矣所以媚愛此一人應而不違者無他惟以武王有孝先之順德耳則是武王能長言孝思昭哉其嗣先王之服矣○五章昭明之業

在于今日者光被于來世足以繼三后之迹於哉
萬年之久大命永集受天之福矣○軌受天之福則
人心歸之四方諸侯莫不來賀於哉萬年之久不遠
獲屏翰之佐乎○下武猶言左武不尚武也遏劉之
意配對也媚愛也一人指武王侯維也服事也來方
來也許猶所也繙繢也祖三后也武迹也於嘆美辭
○下武六章章四句

文王有聲通聿駿有聲通遹求厥寧遹觀厥成文王烝哉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
○奠城伊淢溢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遹追來孝叶畜王后

烝哉○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附王后烝哉○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必
皇王烝哉○鎬京辟麗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叫皇王烝哉○考卜維王宅是鎬京附維龜正則之武
王成之武王烝哉○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史詒厥孫
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

古序曰文王有聲繼伐也毛公曰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朱子改爲詠文王遷豐武王遷鎬之事非也本誦文武伐崇莘商之功不獨爲遷國而已蓋周道親親禮先繼述其事莫大于文武文王繼

先而武王繼文詩首尾四章稱文武者文始之武終之也中四章稱王后皇王者繼諸侯而爲天子也文王伐崇作豐而王業始武王伐商作鎬而王業成文王求寧觀成以始武也武王燕子詔孫以終文也故曰繼伐

○一

章

文王有聲聞以其能遍述先德而駿大

之所以有聲也述之以承前而求其安寧述之以啓

後而觀其成功前有可法後有可傳文王其君也哉

○二

章

文王無心立功惟受天命有此武功旣伐崇國

以討罪又作豐邑以安民皆非得已也文王誠君也哉

○三

章

其築豐也掘滅中之土而因以爲城其作城

也適與制合而不侈大非急于從已之欲以廣其都
邑乃述追先人之事而致來世之孝耳文王誠君也
哉○四文王之事灌然明白無有曖昧其築豐也維
卑小之垣四方人心自爾攸同倚仗以爲楨幹文王
其君也哉○五及我武王繼之乃作鎬于豐之東豐
水自西東流入渭注河此昔大禹平治之績也四方
于此攸同奉皇王以爲君一統之業自是始定武王
其君也哉○六鎬京旣建乃作辟雍興學校偃武功
以崇文教東西南北無不心服武王其君也哉○七
維王宅鎬稽疑于卜龜兆貞吉王功乃成所以定不

基遺後人者非苟焉而已也武王其君也哉○臥豐
水之澘有白粟之芑生焉人材長養猶之嘉穀武王
豈不論才論官而仕之百年之計在於樹人將以遺

孫謀而燕安羽翼其子也得賢裕後武王其君也哉
○聲令聞也適述也駿大也烝君也減與洫通溝也

謂城濠匝合也謂大小合制周禮匠人營國方九里
左傳鄭祭仲云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皆所
謂匹也棘急通來嗣也來孝後人繼先之孝王后指

文王追稱之辭王公王事也濯明白也牆卑曰垣豐
水在豐鎬之間東北流入渭注于河豐邑在豐水之

西鎬京在豐水之東自鎬視豐水西來故曰東注考
卜稽之卜也正貞也卜吉曰貞凶曰悔成之言伐商
定天下爲王京也周書大誥曰寧王遺我大寶龜綯
天明又曰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卽此類也白梁栗
也仕仕以官也燕翼安輔也

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自此以上十篇皆文武之
詩朱子因詩中多稱文武疑譜不足據夫文武之雅
豈卽作于文武之時後人追贊祖德故皆稱謚也